



东海冲击波

三军首次联合渡海登陆战纪实

谢雪畴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 谢雪畴 著

东海冲击波

—— 三军首次联合渡海登陆战纪实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海冲击波：三军首次联合渡海登陆战纪实 / 谢雪畴
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24-06806-3

I. 东... II. 谢...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338 号

书 名：	东海冲击波——三军首次联合渡海登陆战纪实
作 者：	谢雪畴 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昆明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8 插页 11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224-06806-3/I · 1162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大风起兮 /1

逃台“总统”的草山情结 /1

西子湖畔谈笑论兵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清理
门户” /12

俞大维一语惊四座：“一江山是大陈的门户，一江不
保，大陈难守，大陈不保，台湾垂危。” /16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征衣”的张爱萍 /20

第二章 于无声处听惊雷 /25

寻常中的不寻常 /25

迈出三军联合作战的第一步 /30



蒋介石乘坐峨嵋舰巡视大陈岛的消息，落得张爱萍的
一声轻笑 /33
小试锋芒——东矶之战 /39

第三章 多算 少算 无算 /51

复职“总统”的神秘决策 /51
蒋经国二上一江山 /53
是砸烂蛇头，还是破门而入？彭老总说，要用宰牛的
刀子杀鸡 /61
抗美援朝归来的六十师 /70

第四章 明暗之间 /84

第一次空中侦察照相，竟照出个烧糊了的黑馒头 /84
海上侦察兵的悲欢 /89
牛刀杀鸡会上的风波 /103
聂凤智说：“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扛着颗脑袋
嘛！” /111

第五章 封锁海岛之战 /119

年轻的飞行副师长，却是个满身伤疤的老兵 /119
海岛封锁战从这个时刻开始 /125
千里之外赶来的鱼雷快艇，停靠在活动码头上 /134
第一次东海海战 /139
炸沉“中权号”坦克登陆舰 /146

102 号鱼雷艇创下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迹 /159

蒋介石的智囊帮了张爱萍的大忙 /169

第六章 大猫山下的风光 /182

美造登陆艇上再加挺重机枪，喀秋莎焊在渔轮上，战防炮坐木船……张爱萍说：“洋土结合，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182

奇特的君子协定——绝不能发生“共军”打“共军”的事情 /193

在清冷的海风中，飞荡着张爱萍响亮的笑声：“这个仗可以打了！” /197

第七章 雄师易统 战机难觅 /204

毛泽东早已定下的决心 /204

战场上，将军的心没一刻是宁静的 /207

兵不厌诈 佯攻披山 /213

王德一言：“决心不变，是为上策” /217

张爱萍被迫躺在防空洞里睡觉 /225

第八章 总攻开始之前 /230

撒向三维空间的大网 /230

清晨，头门山静悄悄 /238

“第二次出动时，我还用这架飞机” /242

D 日 T 时 /250



张爱萍查问空中指挥员：“美国第七舰队的位置在
哪里？” /257

第九章 壮丽的三军协奏曲 /262

毛张苗干枯皱裂的嘴唇上挂着缕笑纹 “第五连……
在乐清礁登陆成功！” /262

壮烈的海门礁登陆战 /274

班长吕有库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也流尽了最后一滴
血，身子软塌塌地倒在机枪上，枪口还在冒着轻
烟…… /277

胜利坡上的壕堑战 /280

被子弹炮弹打烂了的红旗在 203 主峰的硝烟中
飘扬 /284

从洞穴里掏出来的“克难英雄” /296

张爱萍在一江山上留下的风采 /304

特殊艰苦的洞穴战 /308

第十章 剑指大陈的日子 /315

刘廉一的“反击”胎死腹中 /315

蒋介石定下的三条大计 /319

硬挺住山姆大叔的铁骨雄风 /323

“金刚计划”出台 /325

尾 声 /331

后 记 /337

主要参考书目 /343

第一章 大风起兮

逃台“冠统”的草山情结

环绕庭院一圈儿的香樟、丹枫、白皮松、青檀、银杏、高山榕，郁郁苍苍，拉扯出一道浓荫蔽日的绿色围屏，让这座豪华官邸同外面的尘嚣世界完全隔离开来。那片绿茵如洗的草地，像织女巧手编织出来的一幅大地毯，从官邸台阶边沿平平展展地延伸到了参天大树的绿色围屏跟前，整个庭院恰似一只绿色琉璃盘。在琉璃盘靠近官邸门廊处，安放着一张用台湾白藤编织成的大躺椅。重新“复职”总统的蒋先生在做完早祷功课之后，只身踱进这座空阔宁静的庭院望着参天大树深情凝视一番之后，便在这张白藤椅上躺下，让大脑畅游在遐想的天地间。



这些参天大树，这些散发着台湾泥土气息的珍贵乔木，正撩拨着他眷恋故乡热土的情结。他只觉到这些珍贵乔木同老家奉化慈溪雪窦寺慈母墓乃至丰镐房老屋前那许多树木，竟是一般模样，竟同样焕发出温馨清幽的神韵，使他这位一向思乡情切、62岁的老人，恍惚又闻到了家乡的泥土气息，体味了乡土风物带给他心旷神怡的情味。但在同一时间，这风物和气息，又将他埋在胸间的惆怅勾引了起来。他恍惚听见自己的心在发出“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感叹。

他在躺椅上轻轻挪了挪腰肢，调整了躺卧的姿态，舒缓地吸呼着草地上荡漾的新鲜空气。空气中充满了负氧离子的清新、湿润，还混合着海风带来的几分咸味，好像山涧流淌着的一泓泉水，汨汨地流入了他的心脾，涤荡着他的血液，他整个的身心便轻盈地进入了“花开花落由它去，云卷云舒任自由”的静气之中。

这是他从曾国藩身上学到持心养性的一大功夫。曾国藩在行军作战或者署理朝政大事时，逢到决定存亡祸福、胜败荣辱、宦海浮沉的重要关头，总是独处一室，焚香静坐在帐中沉思默想，来对自己的进退行止作出乾坤一掷的最后抉择。蒋先生平生心仪曾国藩，除了爱将“曾文正公家书”馈赠亲信将领、教诲子侄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实践曾国藩“每逢大事有静气”的风范。在这上面，他有别于曾国藩的地方是不再在帐中焚香静坐，而是寻找名山胜水的园林中去“悠闲消虑”。大陆时代，

他酷爱浙江的莫干山，江西的庐山，重庆的凤凰山林园，退居海隅后，便以高雄的寿山，桃园的角板山和台中的日月潭来取代，尤以台中的日月潭，对他影响特大，感受最为深切。

1949年5月，他乘坐“太康号”军舰，隐处在舟山岛的定海，指挥汤恩伯军守卫上海，一面秘密地抢运黄金，一面谋划夺取“远东斯大林格勒的大胜利”。5月25日，陈毅大军攻入上海，完成了对吴淞口的合围，蒋先生眼见败局已定，便乘“太康号”军舰仓皇逃到澎湖。6月1日，再从澎湖马公坐飞机抵达台湾高雄。飞机降落在高雄机场后，这位被空前溃败震惊得失魂落魄了的“在野总统”，面对着扑朔迷离、风云变幻的台湾政局便不敢贸然走下飞机，直到他当日爱将、台湾防卫总司令孙立人登机面报“这里都是自己人”后，才跨下舷梯。数日后，再转入台北草山第一宾馆居住。在宾馆驻足下来，一听说此处名曰草山，便大为光火，认为有嘲讽他“落草为寇”之嫌，遂下令改草山为阳明山。后来，他的总统官邸也就改称阳明山官邸。这个改名也是从曾国藩身上学得的。曾国藩晚年在湖南曾借隔世同乡、反清大儒王船山之名来自我标榜，这一回，蒋先生也将吾乡先哲明代大理学家王阳明的大号拿过来给自己脸上贴金。尽管蒋介石对“草山”二字讳莫如深，但民间却一直仍称草山。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当年的圣诞节，蒋先生隐居在台中的日月潭涵碧楼



里“持志养气”，谋划复职总统和“复兴党国”的大计。时值岁末年终，黄昏时刻，他独自步出涵碧楼，在潭畔徘徊，眺望碧波如镜的潭水，凝眸残阳似血的苍烟落日，胸中自不免涌起一层英雄末路、时不我与的悲怆。在惆怅情绪袭来时，他忽然兴起到日月潭垂钓排遣忧虑的念头。随侍在侧的长子蒋经国当即吩咐侍卫安排钓船，让乃父去享受一回“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雅趣。

孤舟在潭中随波轻荡，钓竿低垂在湖水上面，不经意间，忽觉钓丝蠕动，浮标沉坠，他意识到鱼儿已经上钩，便沉住气，稍等了一会，然后用力一拉，眼见那钓丝绷得更紧，浮标急速下沉，他急忙收竿，一条五尺长的大鱼在狠命挣扎中被拖出了水面。

凭着第六感觉，他意识到了：这个意外的惊喜正预兆新的一年里有好运降临，它是上帝的赐予。否极泰来，为时已近。

果然，只熬过了半年，到了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他正在官邸早餐，负责情报工作的长子蒋经国送来了朝鲜爆发战事的头一份简报。简报零星混乱，急得他焦躁不已，直到深夜10点，终于接到了驻南韩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邵在电报中分析战事发展趋势时说：“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读罢这份简报，蒋先生舒心得大吐了口气：“情势发生了三

百六十度的改变，那个望眼欲穿的三次世界大战终于露出了眉目啊！”此时此刻，令他豁然而且欣然地记起圣诞节在日月潭垂钓时得到的那个“吉兆”来了。他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一向听信风水先生和阴阳术士的话，这一回的“吉兆”得到了完全的验证，他对日月潭自然格外情有独钟了。那条五尺长的大鱼制成标本后，也被藏进了博物馆。

正当他在躺椅上调理他的静气时，长子蒋经国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身旁，双手捧上一份电报，低声禀报：

“顾大使来的……早上刚刚收到……”

“顾大使”即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此刻衔命在华盛顿同美国国务院高官秘密会谈签订“共同防卫台湾海峡安全条约”的大事。昨天下午（美国时间），顾维钧把上午谈判的情形，通过使馆电台密报回台湾。这会，正由新近担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的蒋经国将电文递交乃父手里。

“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是蒋介石在台湾复职“总统”后，在“精兵简政，缩小单位”口号下的一大举措。在大陆时期，党、政、军各部、会申请报批的机密大事，都要先交待从室拟定处理方案，再呈他审批。后来，侍从室接连出了韩练成、仲氏兄弟等几个将军竟都是“共党分子”或“共党”的“内线人物”，令他遭受巨创。到了台湾，他痛定思痛深切检讨后，便于1949年7月在高雄秘密会议上，成立了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



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召集人为大特务头子唐纵。到了1950年，又将“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蒋经国任主任，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统归其管辖，所有情报工作都归他办理。蒋经国成了唯一能亲侍在侧，与闻一切机密的人物。

蒋介石读罢驻美大使顾维钧的电报，在躺椅上重新闭目凝神了一会儿，才拄着手杖，挺直腰板，在草地上踱起方步来。

他老谋深算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顾维钧的来电，扰得他胸中风雷涌动，但他的身子却在草地上闲云野鹤似的徜徉。只有随侍在侧的蒋经国才在一瞬间发现了父亲脸颊上泛出的一阵紫黑色血晕，还有一声充满愤慨的沉重的鼻音。

往事如烟。半年来，这个“协防条约”的谈判，经历了多少风雨坎坷啊！

1953年7月，朝鲜战场上的硝烟慢慢消散下去时，却引起了他心里深深的焦虑不安。他料定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共军”，肯定会把他的脑袋选作下一步打击的目标。他同毛泽东较量了50年，他摸准了毛泽东的脾气，这个从山野间出来的“润之老友”，是用军最精，最难对付的人，如今毛掌握着一个国家的政权，又有朝鲜战争的经验，还有俄式武器装备，有米格飞机和新式鱼雷快艇……一个刚刚从混乱溃败中振作起来的台湾孤岛，怎能抵挡得住毛泽东一伙的进攻？幸亏“天不绝蒋”，8月

间，传来了南韩李承晚同美国政府签订“协防条约”的消息，南韩的整个国土都置于美军的保护伞之下。这个消息，这个先例，引得他怦然心动，而又忌怨不已。回看自己，虽然美国第七舰队天天在台湾外海游弋，虽然麦克阿瑟元帅和继承者都口念“台湾是美国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但这个局面是绝不稳固的，说不定哪一天这个第七舰队就不知不觉溜掉不见了，或者转过来成了对自己的威慑呢，那可怎么办？美国是两党轮替的民主政府，今天这个党的总统上台，昨天那个总统的话就不算数了……正当他为这个问题焦急难安时，《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来访，他灵机一动，便向这位记者强调提出：“……应该把美国和南韩的共同防御条约扩大到台湾……”他想利用美国记者的笔来向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投石问路”。

他同记者的谈话见报后，并不见美国政府方面的一丝动静。他于是进一步指示外交部长叶公超召见美驻台大使兰钦，将一份拟出的“双边条约草案”交兰钦，请他将这份条约草案转送美国国务院。兰钦立马对叶公超说：此事要想尽快取得效果，最好由台湾驻美大使直接与美国国务院交涉。兰钦虽然没有接受转递条约草案的任务，但凭着外交官机敏的嗅觉，他知道这个情报是耽误不得的。美国国务院当然很快便得到了这个消息。不过，美国国务院的反应还是平静如水，纹丝不动。经过两次试探，蒋介石发现美方采取不冷不热，既不接受又



不拒绝的态度，到当年10月间，便命驻美大使顾维钧将这份双边条约草案正式递交给了美国国务院。此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官员与顾维钧开始了正式会谈。

顾维钧同美国国务院高官的秘密会谈，可谓一波三折。美方对于在台湾海峡搞共同防御，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包围和封锁，当然表示有兴趣，不过，要签约，必须剔除一个障碍，那就是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美方认为条约只适用于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金门、马祖、大陈列岛等大小离岛不能包括在内，而且在秘密文件中还要明确规定：美国的防卫义务只限于台、澎，蒋军针对大陆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要事先征得美国的同意……

蒋介石同患难与共的核心人物行政院院长陈诚，还有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俞大维一起对美国这个签约的“底线”，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一生玩人，却从不被人玩”的蒋先生，一眼便看穿了这条底线后面的底线，看清了美国人的真正用心。

美军只“协防”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而金门、马祖、大陈诸离岛不在协防范围之内，美国的意图何在？这就是说，美国军队进驻台湾本岛，将台湾澎湖置于美军“保护”也就是“控制”之下。“本岛之外的各个离岛，不在美军协防范围之内”，这就是说，一旦“共军”进攻金门、马祖、大陈诸岛，美军不会出兵，不肯卷入台湾同大陆爆发的战火之中。而上述各个离岛一旦被“共军”攻占后，本岛便成了美军控制之下的一座孤岛，成了美

国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的生存权力便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他，堂堂“中华民国总统”便成了一个孤岛之君，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得听命于白宫，自己便成了被别人玩弄于股肱之上的一个附庸。积20多年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深知美国外交政策最根本的中心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以美国本身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一切都是以美国本身利害为转移的。杜鲁门当年“弃台”，同北京保持暧昧关系的那段痛苦历史，是他刻骨铭心，永难忘记的。他明白，一旦风云变化，美国承认大陆毛泽东政府，他这位孤岛之君便将成为谈判桌上的一个筹码……这是隐藏在这段外交文字背后的一个陷阱，他不能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似的来对应了。

在这个慧眼独具的认知下，他同陈诚、叶公超、俞大维商定了一个对应之策：命令顾维钧向美方提出，台、澎同沿海岛屿应为一体。务求美方把沿海岛屿纳入“共同防御条约”之中。

顾维钧很快便把谈判结果报回台湾：美方立场不可动摇。

蒋介石面授叶公超：“密电顾大使，我方之对策不变。”

一方是“立场不可动摇”，一方是“对应之策不变”，于是，华盛顿的秘密会谈，便呈现出了拉锯状态。

拉锯战进行到昨天，顾维钧又一次来电：“从会谈内外所得确息，彼方立场毫无松动之意，我如望早日签约，